

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浪漫”非遗数字化的保护与发展

陈天航 高嘉炜 唐左欣 邓敏 都日斯乐 肖扬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要：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力度的加强，关于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人们对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越来越重视、手段也越来越多样，本文旨在介绍团队以鄂尔多斯婚礼为例，探索新媒体视域下少数民族非遗文化的数字化生存与发展路径。

关键词：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少数民族民俗；数字化

Mongolian ordos wedding; Romantic intangible digita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Chen Tianhang, Gao JiaHui, Tang ZuoXin, Deng Min

Xi'an 710125

Abstract: as the national emphasi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tection, the study of the Mongoli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lso has made rich achievements, people to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folk culture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means more and more diverse,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the team in ordos wedding, for example, to explore new media vision minority intangible digital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path.

Key words: Mongolian Ordos wedding; ethnic minority folk customs; digital

一、项目简介

1.项目背景

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是我国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留存最为长久且扩展项目最多的婚礼类民俗项目^[1]，在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极具研究价值，所以要扎实做好对其系统性的保护^[2]。2006年5月20日，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申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它形成于蒙元时期，至今已经流行了800多年^[3]，喜庆奔放的鄂尔多斯婚礼主要有哈达订亲、拦门迎婿等近十项特定的仪式组成，集鄂尔多斯饮食、歌舞、风俗、礼仪、文化于一体，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那些磨碎于时光的爱情因子由此体现，因此鄂尔多斯婚礼又被称为“浪漫”非遗。

从政策背景上看，《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中指出：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数字化过程，非遗保护也不能忽视数字化力量^[4]。目前我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计1557项，其中民俗类占比约11%，共计183类，但其中婚礼类型仅有8项（5个新增项目、3个扩展项目），总项目占比约0.5%，民俗类项目占比约1.6%^[5]，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婚礼民俗类非遗项目正处于萎缩的边缘，使得类如鄂尔多斯婚礼类的民俗项目在智媒时代的数字传播中面临巨大挑战。

从经济背景上看，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出台了《鄂尔多斯市关于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等文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同时，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作为鄂尔多斯市文艺演出业的重要文化代表，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使得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项目发展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从文化背景上看，“鄂尔多斯婚礼”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是蒙古族最隆重、最传统、最经典的婚礼，经过800余年历史沉淀，较为完整地保存了蒙古族婚礼的民俗文化，所以其独特的文化历史性是任何地方的婚礼都无法比拟的，如同一幅蒙古族风情画卷，是一个民族最精华的文化瑰宝，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

从民俗背景上看，流传了近八百多年之久的鄂尔多斯蒙古婚礼习俗正在悄然发生着演变，其民族服饰、食品、婚礼流程、语言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流失，由于人文环境、政策实施、科技发展、市场

背景等各方面因素，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播存续、产业化水平与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并且在具体实施层面仍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针对非本地区居民和青少年的覆盖面、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的生存环境已经面临了某种程度上的危机，但数字技术其保护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网络、渠道、平台以及终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重视发展数字化存储与传播是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求生存、寻突破、谋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鄂尔多斯婚礼存续现状

1.受众范围现状

鄂尔多斯市总人口为165.24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为21.29万人，占全市人口约12.9%，蒙古族与汉族比率仅为5:33。可以看出，鄂尔多斯婚礼作为一项蒙古族传统民俗，其在鄂尔多斯的蒙古族受众人群占比并不高，传播过程中受众范围较小。其次在全市常住人口中，六十五周岁及以上的居民为21.11万人，占比为9.8%，比例已经超出了国际通用老化标准起始线的7%，这说明了鄂尔多斯市正面临着人口老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实际问题，并且在今后的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老年群体为鄂尔多斯婚礼文化的主要经历者，伴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重，鄂尔多斯婚礼也将面临传播群体老龄化、传播形式单一的问题。

2.数字化利用现状

通过对鄂尔多斯市及其下辖旗区新媒体的新闻素材大数据分析来看，可以发现鄂尔多斯市及其下辖旗区的媒体单位对文化题材的关注程度比较高，文化题材的新闻篇幅占比达到了20.11%。但经过对同地域民俗文化的对比来看，以马头琴文化为例，鄂尔多斯右翼前旗融媒体中心对其的传播极好，反观鄂尔多斯婚礼在各旗区中的宣传度则是少之又少。相较于马头琴文化，鄂尔多斯婚礼的内容形式更加丰富，但其传播率却远不及马头琴文化。这表明鄂尔多斯婚礼的生存环境遭受到了冲击，当地新媒体平台对于鄂尔多斯婚礼的保护工作认识存在不足、关注不够、基础数字化建设不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布局优化与资源储存共享不到位的情况。

3.婚礼保护发展现状

本项目选取1000-2000名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以及鄂尔多斯地区人民对于少数民族民俗保护发展现状进行抽样调查。以问卷调查

的形式,对学生本民族传统民俗鄂尔多斯婚礼的保护程度与宣传手段等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数据中显示:蒙古族学生对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的了解比为 15:3,同时,71.6%的鄂尔多斯人民对于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非遗民俗认知程度较低。同时本团队以鄂尔多斯婚礼为例,进行实地考察,对鄂尔多斯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民俗发展状况等状进行调研分析,深入鄂尔多斯婚礼数字化建构过程。

结果表明,鄂尔多斯婚礼目前的相关成果泛化,缺乏一定深度的研究,未能产生传播力较好的效果。更重要的是,目前对于鄂尔多斯婚礼保护发展的方式过于注重物化形式,动态模式较少。传播过程中面临的视觉化、互动化、年轻化与动态化不足的问题并未得到优解。仍需在传播内容简化,传播方式浸润化,传播效果社群化等方向开发。

三、鄂尔多斯婚礼发展的困境

1.受众群体存在传播壁垒

受当地经济发展以及地理位置的影响,鄂尔多斯婚礼对于非本地区居民和青少年的覆盖面、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文化传播推广因受众范围问题难以发展,导致鄂尔多斯婚礼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难以“出圈”。关于婚礼民俗的传播推广路径单一,社会大众认识与关注度不足等问题,阻碍了鄂尔多斯的民族文化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渠道。突破区域性文化空间的建构中的地域性传播壁垒、促进多民族融合交流、加强资源整合共享,已经成为当前鄂尔多斯婚礼保存传承首要面对的问题。

2.数字化技术利用程度低

鄂尔多斯婚礼目前并未充分利用动态视觉表现形式来突破当前单一狭隘的传播方式,当地政府对于鄂尔多斯婚礼的宣传任就以舞台剧等旅游资源为主。鄂尔多斯婚礼的内容形式丰富,在当今新媒体传播态势下理应十分利于宣传推广,然而鄂尔多斯婚礼的相关内容在各类新媒体平台上总浏览量仅为 1563 万,在鄂尔多斯融媒官方账号近 3 年的内容发布也仅为 17 条,由此可见鄂尔多斯婚礼相关内容在新媒体创作为主导的传播环境下还存在一定的空白,鄂尔多斯婚礼传播的数字化技术利用程度急需提高,同时应加强其文化产品的互动性、提高用户黏性、加深受众认知度与体验感,促进鄂尔多斯婚礼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趋势。

3.民俗文化社会性与文化性不足

在“青年文化”与“传统习俗”并轨前行的社会背景下,“数字化技术”+“青少年思维”全新的文化视域中,鄂尔多斯婚礼需要在社会性与文化性方向深入发展,发挥出更立体、更丰富,有着更全面的效应,增强大众对于民俗文化产品宣传的可读性和吸引力。鄂尔多斯历史文化悠久,但它的熟知度却远不及其他文化。这是因为鄂尔多斯婚礼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静态视觉呈现形式,并未在社会与文化的系统中完善地展现其魅力与价值,单一的传播方式以及狭窄的受众群体等问题导致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的宣传推广、产业化水平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遭遇瓶颈。

四、关于鄂尔多斯婚礼可存续发展的建议

1.以人为核心,加大普及力度

对传播单位来说,非遗文化传播效果优劣取决于接受者的认同,要根据鄂尔多斯婚礼的主要受众制作相关宣发产品。相关单位在积极探索鄂尔多斯婚礼产业发展模式的同时,对于非本地人群以及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与民族自信感等方面同样需要重视。

对于青年群体来说,加强对于青少年的普及力度,了解鄂尔多

斯婚礼文化要以人为核心,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社区、生活,积极探索“寓教于乐”的教育融合创新路径,营造在玩中学,在学中玩的轻松氛围,推动鄂尔多斯婚礼文化产品受众的年轻化。

对于老年群体来说,要充分整合档案馆、文化馆、旅游观光景区、文化活动中心等文化阵地,建设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场所,为老一辈鄂尔多斯婚礼传承者非遗保护传承提供必要的展示和传习空间。

2.建立和完善数字化平台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变革的时代,各类文化产品的宣传推广已经从传统的传播模式转向以平台为依托的开放式创新模式,数字化传播手段成为推动鄂尔多斯婚礼创新发展的新动因。通过建立对鄂尔多斯婚礼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平台,可以使之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家园,建造由各种形式与载体共同构成的“活着的回忆”。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数字化保护的目,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新媒体平台,让鄂尔多斯婚礼得到更好地传播和传承。

3.多媒介开展传播推广活动

首先,应开展一些视频展演和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展演和文化竞赛活动,激发公众参与活动的热情,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要注重在新媒体平台与公众进行互动,使公众更有参与感,缩短鄂尔多斯婚礼文化与公众的距离感,增加传播的可能性,还要重视运用多种新媒体报道相关事件,使鄂尔多斯婚礼这一资源能在第一时间与大众亲密接触。

此外,应该适应媒体融合发展新趋势,鼓励各类新媒体平台做好相关传播工作。在鄂尔多斯市电视台等地方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区,利用微信、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大力推广“鄂尔多斯”婚俗题材的文艺创作,使更多具有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搬上舞台,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结论

数字化的传播方式与创新性活态转化无疑成为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项目自我探索的延伸工具,同时也进一步精进大众对它的观念认知。充分探索新媒体与非遗民俗活动融合发展的新型路径,提高社会大众对此的认识与关注,为鄂尔多斯的民族文化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渠道,辐射带动周边文化保护发展和婚庆旅游产业壮大,在提高该地区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同时,也对非遗的保护建设和地区的经济繁荣,具有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 [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地图[EB/OL].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ihchina.cn), 2023-03-21.
 - [2]CNNIC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发布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CNNIC 发布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首页子栏目, 2023-03-02.
 - [3]都兰.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和英国苏格兰婚礼对比分析(英文)[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2(10): 66-68.
 - [4]朱耀云.美国“众包型”民俗数字化资源库建构及启示[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21, 33(05): 96-101.
 - [5]牛光夏.“非遗后时代”传统民俗的生存语境与整合传播—基于泰山东岳庙会的考察[J].民俗研究, 2020(02): 109-115.
- 注:基金项目:2022年西安培华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和2022年陕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名称:蒙古族鄂尔多斯婚礼:“浪漫”非遗数字化的保护与发展;省级编号:S202211400035;校级编号:PHDC2022011。